

漁磯漫鈔

掃葉山房叢行

卷6.7.8

漁磯漫鈔卷之六

汪琬瑩少湖

王維公

雲間雷琳曉峯同輯

莫念之治堂

蓋其公也

津門名妓

藥枝者。天津西郭妓也。趙執信秋谷于康熙辛巳之秋。客津門。寒夕濃陰。紅燈深屋。翻然而來。明艷奪目。相與為詩品題。時藥妓適有所避。徒兩遇之。情殊厚。會趙東歸。遽再至。則已為有力者所主。乃相期于他所。敘舊傷離。數語而別。猶持趙前時所書便面。容色憔悴。非復曩態。先是有問趙者曰。藥姐何如。答曰。新荷出水。飛鳥依人。聞者莫不惆恍自失。及是趙又自失矣。為二絕句示客。烏鵲秋前報好音。人間不信月終沈。如何兩度臨滄海。不見輕泥蘸客襟。照水闌花偏有艷。先霜病葉已難支。三年好在遊春夢。悔作重尋杜牧之。其便面留別蝶戀花詞云。秋老家山紅萬疊。何意淹田斷送重陽節。醉裏情懷空自結。彎環低盡湘簾月。總為相逢教惜別。明日風帆亂落霜林葉。暮雨迷離天外歇。寒花付與紛紛蝶。

玉素

玉素者。行四。晉人也。小身常貌。色頗鮮好。至於手足柔纖。膚肌瑩膩。時蓋罕其輩矣。性尤慧利。工於應對。趙秋谷始於燭下見之。贈以南柯子詞曰。引燭催行雨。排愁泥酒卮。春光不信去天涯。看取尊前楚楚海棠枝。瞥眼渾相識。和醒不自持。他年何處最相思。應是紅酥著體欲凝時。其浪淘沙云。微雨過庭堦。新綠離披。玉人和笑近郎時。何物比將嬌與巧。燕子鶯兒。杯起晚風移。漏鼓參差雲間細。閃月如眉。滅燭解襟香澤散。一石何辭。然自待過高。意所不愜。雖竭費力百計媚之。不能得其歡。其當意者。即無所隱也。用是為雅流所賞。而市兒或嫉之如仇云。

金仙

天津之西。有村名楊柳青者。臨漕河。人家皆曲折隨水。比屋如繡。樹色鬱然。風景可戀。中多狹斜。而金錢真珠者為其尤。此地諸姬以金玉珠名者十七八。蓋其俗也。妓以玉名者。玉素玉秀而外。有玉蓮玉葵。以金名者。有金仙金香。金仙最與趙秋谷荏苒久。姿貌中上。而脩眉稚齒。風韻體態。近是上流。若其酬答敏慧。雖文士靡以加也。亦能為吳語。數往來趙寓齋。因賦不忘十絕句。倣倣之雜憶體。其一云。迢迢銀漢事。

難期。冉冉朝雲。路易歧。不忘半窗聞小語。花陰嬾嬾獨來時。其二云。藥爐烟裊髻鬟愁。却月長曠翠欲流。不忘嬌多緣咽苦。妓病方服藥含燕甚艱向人强笑背燈羞。其三云。朝光

晃朗久侵奩。雲影低迷乍挂檐。不忘粧成心自賞。雙持明鏡映疎簾。其四云。微風吹

月入窗櫺。隱約蘭湯沃雪聲。不忘黃昏新浴起。隔簾低問太涼生。其五云。玉盤的皪

貯清冰。濕照雲鬟彈枕棱。不忘寒帷窺午睡。雪膚欲向簾紋凝。其六云。晚涼新點麴

塵紗。半月微明絳縷霞。不忘當庭索強飲。春腮初放小桃花。其七云。琉璃波影木蘭

橈。十里香風颭翠翹。不忘新粧閒弄水。蓮花妬面柳輸腰。其八云。綠雲繚繞惹生衣。

釵燕參差拂鏡飛。不忘閒庭梳結晚。月明風細髮香微。其九云。高樓雲盡月團圓。遠

水無聲夜露乾。不忘溪風裊衫袖。輕羅如雪壓闌干。其十云。新蟬嚶嚶送斜陽。小蜨

翩翩過短牆。不忘臨行還却坐。滿頭花映讀書牀。初贈三詞。其謁金門云。腸欲斷。昨

夜酒闌人散。明月似知情戀戀。夜深教夢見。聞道高堂開宴。悵望行雲一片。誰送暗

香來枕畔。頓成新繾綣。其女冠子云。薄酣枕上。月澹窗明。相向可憐生。風裏纖纖柳

花前。恰恰鶯。新歌偏鄭重。幽態更分明。酒醒寒近曉。不勝情。其清平樂云。晴窗無暑。

黯淡巫山雨。寶鏡晶瑩香一縷。故傍新粧耳語。輕衣乍褪天紅。微波暗逗春濃。坐覺

漁磯漫鈔

卷六

二 掃葉山房石印

雙蛾顰久。芳心更著誰憐。

若青

若青者。與藥枝並時齊名。津中皆呼之為八小兒。似燕臺妓品中題目也。康熙乙卯秋。友人欲並致之。而適有據之者。卒不可得。壬午夏。青妓避地之江南。逮二載中。元日有邀趙秋谷飲月者。酒甫行。而青妓出。四座動色。迴非常觀。細詢之。附舟北來。至纔數日耳。時趙已倦客。戒行有期。仙素杳然。不可復踪跡。豈意晚得高流。且酬夙願。贈以夜合花長調云。天與溫柔。人傳嬌小。幾年思煞傾城。江波浩渺。斷潮何處相逢。秋有信。月還盈。鵲橋邊巧送新盟。劉郎前度。徐娘未老。消得風情。連宵雨暗窗櫺。起向雲輕。漢淺掩映三星。龍鬚鳳枕。黛眉幾許橫。金不暖。玉無聲。瑤池獨有飛瓊。東阿才費。文園渴劇。端為卿卿。青妓眉目姣好。放誕風流。似卓文君。至于輕纖柔媚。兼有衆長。自非藥枝無能為輩。美名難居。盛時易失。昔人所為感慨係之者也。

少年遊

若青性慧絕。既習趙秋谷。却視外間人。無足與者。由是大致怨怨不恤也。或徵其指。答以微詞。主人曰。盍委身乎。妓不應。強之。則哀泣而已。秋谷云。其不可奈何。惟余知

之耳。方余病中。湯藥洗沐。抑搔扶掖。無不曲體周至者。余甚荷之。瀕行前數日。青淒楚不自勝。屢廢飲食。趙再三慰之。青自言生平未嘗如此矣。行之明日。夕宿青縣。趙題少年遊以寄思。蓋不忍沒青之意。詞云。離情觸處總相關。小字縣名傳。聽去偏驚。避將無計。誰使駐征鞍。夢中從此尋猶近。寒夜奈無眠。轉眼春風。預愁江上。萬點見青山。

張韶九

韶九張郎。雲間人。為宋韓文所暱。韓文沒後。龔宗伯芝麓嘗於摩訶庵杏樹下。為張郎作感舊詞。調菩薩蠻云。蔚藍一片山初染。粉紅花底看人面。玉笛怕花飛。花開人莫歸。當時花下客。把酒斜陽立。今日對斜陽。與花同斷腸。又壬子春暮。集宋荔裳寓園。喜張郎至。調蝶戀花云。春絆情絲千縷。夢裏人來。乍暖輕寒節。何處玉驄曾小歇。海棠飄落胭脂雪。重倩紅牙溫舊闋。張緒風前好是腰身絕。樓閣水明光四徹。羅衣影漾波心月。

楊枝

楊枝。冒辟疆家歌童也。龔芝麓有和冒青若贈楊枝畫堂春詞云。春溝二月裊雅黃。

揚州人到長楊。絲絲縷縷畫柔腸。瘦得神傷。春色隋堤一片。繡簾香粉千行。相逢柳絮已池塘。誤却風光。又和陳其年長相思一闋云。倒芳卮。訴芳卮。縱不相憐也莫辭。歡多那易離。惱楊枝。惜楊枝。對此青青我鬢絲。腰肢問小時。附錄其年別楊枝云。漱金卮。閤金卮。不是樽前抵死辭。今宵是別離。撚楊枝。問楊枝。花萼樓前跪地垂。休忘初種時。

龐小畹

吳聞璋鏘。吳江人。偕龐蕙纓夫人葺藤花書屋。朝夕倡和于內。揚州吳蘭次太守寄示鵲紅二分明月新集。題集白云。詩筒繞到一絨開。明月鵲紅寄得來。閨閣文人應下拜。吳興太守總憐才。又云。朝來窗閣曉妝遲。小婢研硃滴露時。歌吹竹西明月滿。清輝多半在君詩。龐字紉蘭。又字小畹。

施碧蓉

歌姬施碧蓉。丰姿秀逸。略識字而善諧謔。一夕同人醵飲于蔣氏園。姬糾酒。意取花名而寓禽蟲者。客舉鳳仙金雀之類。都無語。而劇賞錢唐王豹采之蝴蝶花。及吳江人葉學山舉杜鵑。獨坐罰。彼蓋不知杜鵑是禽名耳。葉欲置辯。或謂為煞風景。乃引

滿不辭。于時鄉澤微聞。風生滿座。小戶無不洪飲。過夜半。姬出素筆。請客各贈一詩。王豹采詩曰。掃眉才子最天斜。錄士誰容觥政譁。啼殺杜鵑渾不聽。獨憐蝴蝶是名花。舉坐絕倒。

香奩社集

吳姬舊有甲乙譜。無錫錢星客復修之。珠簾畫舫。粉香載道。一時諸名士各賦詩題贈。名香奩社集詩。吳江人俞鹿牀南史詠沙才云。晚寒強病出來遲。微笑燈前影半欹。祇為愁多長獨坐。翻嫌情重易相思。瓊花不是人間種。桃葉還從江上期。若有好花兼好月。攜來酒畔總相宜。詠郎元云。瓜時初過正嬌嬈。烟葉雙眉不待描。濃睡未醒鸚鵡喚。曉妝難竟畫船邀。清歌疑傍爐烟散。艷影愁隨蠟淚銷。一笑樽前似曾識。朝來莫共楚雲飄。詠卞賽云。朝來曾不負芳辰。晚坐花間送月輪。和曲自同王大令。學書曾仿衛夫人。每從南浦捐瑤佩。長向西窗醉錦茵。家在虎邱山畔住。真娘或恐是前身。詠蔣慶云。鳳影鸞音畫燭前。紅衫紫帶使人憐。蘭香宜出風塵表。絳樹還來歌舞筵。獼髓新塗光正媚。翠鈿初貼態逾妍。金荃好句偏成誦。細寫菖蒲小樣箋。

越江詞

朱竹垞藝尊嘗遊於越。賦越江詞云。山圍江郭水平沙。過雨輕舟泛若耶。一自西施采蓮後。越中生女盡如花。越之士女。交相和之。一日偕董處士繼入一大宅觀彭山。觀三女子明艷未嘗避人。朱逡巡而退。賦彭山即事云。誰家三婦艷新妝。靜鎖葳蕤春日長。一出浣紗行石上。飛來無數紫鴛鴦。

雙字妓名

古妓女多以雙字名。南齊則蘇小小。唐有薛瓊瓊。關盼盼。張好好。李端端。王蓮蓮。鄭舉舉。張住住。王蘇蘇。曹保保。張紅紅。宋有李師師。毛惜惜。楊愛愛。唐安安。至元趙真真。于盼盼。于心心。李心心。魏道道。汪憐憐。顧山山。馮六六。孫秀秀。荆堅堅。李當當。皆大都妓。餘未能悉數也。

鬼婆婆

元妓孫秀秀。都下小旦色也。名公巨卿多愛重之。京師諺曰。人間孫秀秀。天上鬼婆婆。

楊玉香

玉香。金陵娼家女。年十五。色藝絕羣。與閩林景清題詩倡和。有答景清詩云。銷盡爐

香獨掩門。琵琶聲斷。月黃昏。愁心正恐花相笑。不敢花前拭淚痕。遂許嫁景清。別六年。景清復南遊。舟泊白沙。月夜玉香來舟中。歡好如平生。天將曙。忽不見。至金陵訪之。一月前死矣。景清悲慟。是夜獨宿館中。吟詩曰。往事淒涼似夢中。香奩人去玉臺空。傷心最是秦淮月。還對深閨燭影紅。徘徊不寐。恍惚見玉香從帳中出。亦吟詩曰。天上人間路不通。花鈿無主畫樓空。從前為雨為雲處。總在襄王曉夢中。景清不覺失聲呼之。遂不復見。

周寶鎰

周炤。字寶鎰。性敏給知書。歸漢陽李生雲田。生家先有大婦在。周眉黛間恆有楚色。生客遊。嘗攜其殘箋數幅。以示友人。人無不色飛者。毘陵董以寧曰。炤江夏周某某女也。某官山東按察司僉事。遇閹難。殉節死。炤哀之。作悼懷之賦。略曰。俯江流之浩浩兮。弔襴衡與屈平。彼填江而不溢兮。何以抒其憤盈。草參差而並生兮。孰辨其為杜衡。鳥之嚶吟亦各有所謂兮。而人孰知其情。讀之如聽三閭大夫姊嬃吟也。

祝枝山

明祝希哲允明。長洲人。右手枝指。自號枝山。使酒六博。善度曲。間傳粉登場。梨園子

弟相顧勿如也。海內索其詩及書者。輒幣踵門。輒辭勿見。伺其狎遊。使女妓掩之。則捆載以去。其別集有金縷醉紅窺簾擲果諸藁。好事者傳寫之。

妖香

明王森原名石自然。薊州皮工也。路遇妖狐。為鷹所搏。狐求救於森。森收之至家。狐斷其尾相謝。傳以妖香。凡聞此香者。心即迷惑。妄有所見。森依其術。創為白蓮教。自稱聞香教主。立大小傳頭會首名色。雲合響應。蔓延六省。不下二百萬人。撮合俚言。謊說刊作經文。分授徒衆。萬曆四十七年。死於獄。

狐延醫

元至正時。范益精於醫。為大都醫官。年七十矣。有老嫗詣其門曰。家有二女病。欲延公往治之。問其家何在。曰西山。益憚途遠。以老辭。曰可攜來就診耳。嫗去良久。攜二女至。皆少艾。益診之。噩然曰。何以俱非人脈。謂嫗爾無隱。當實告我。嫗曰。妾實非人。乃西山老狐也。知公神術。故來投。今已覺露。幸仁人憐之。益曰。濟物吾心也。固不爾拒。然此禁城中。帝王所在。百靈呵護。爾何得至此。嫗曰。真天子自在濠州城隍社。令皆移守於彼。此間空虛。故吾得出入。益異其言。授以藥。嫗拜辭去。是時明太祖龍潛。

淮石云。

月下裁衣詩

陳嗣初繼吳縣人。題女郎月下裁衣云。香幃風捲月團團。睡起裁衣思萬端。秋葉未紅金剪冷。玉門關外不勝寒。楊文貞初不識嗣初。見此詩遂薦之。

趙燕如

明時趙燕如。金陵名娼也。寄謝友人送吳箋詩云。感君寄吳箋。箋上雙飛鵲。但效鵲雙飛。不效吳箋薄。一時名士皆與之狎。鄔佐卿雪後訪燕如詩云。燕子樓前曉日遲。叢篁晴色歲寒知。庭留積雪看教舞。楹附青山入畫眉。鼓瑟調從翻玉樹。當杯人似宴瑤池。雲鬟漫對綸巾白。無奈風塵兩鬢絲。

叨宴瓊林

嘉靖間。有二士人赴京應舉。皆負才名。至山東道。錯宿店。尋一荒村投宿。見一老者野服草冠。二人就之。老者亦不拒。入見茅堂雅潔。書案清幽。值茶一僮。年十五六。茶畢。呼童揖客。又命隅坐。二人問之。答曰小孫。曰何不讀書而令供役。曰前科幸叨宴瓊林矣。二人愕然。復起揖童為前輩。初猶才華發越。至是不敢浪語。老者清言不倦。

叩其由。以大家宰致仕還。值茶之父。乃其長子。現任總制兩廣。次子山西巡撫。少頃酒食罷。老者引至書室就寢。見鄰架千萬軸。皆石室金匱之藏也。二人矜心浮氣一時消盡。

洗馬

劉洗馬定之與兵侍王偉過於朝。偉戲劉曰。吾太僕馬多。公須一一洗之。劉應聲曰。何止太僕。諸司馬不潔。我固當洗之耳。聞者快之。偉即媚王振者也。

齊化門杏花

元時京城齊化門外東嶽廟有石壇。繞壇皆杏花。賦詩張燕。極為盛事。虞道園城東觀杏花詩。明日城東看杏花。丁寧兒子早將車。路從丹鳳樓前過。酒向金魚館裏賒。綠水滿溝生杜若。暖雲將雨少塵沙。絕勝羊傳襄陽道。歸騎西風雜鼓笳。果羅洛易之詩云。上東門外杏花開。千樹紅雲繞石臺。最憶奎章虞閣老。白頭騎馬看花來。至明城東花事衰。郊西漸盛萬曆後。摩訶庵杏花多至千株。朱太傅養醇詩云。摩訶庵外袖吟鞭。繁杏春開十里田。曾與春翁舊相識。看花不費酒家錢。承平之日。翰苑風流。後先一致也。

同年相戲

嘉靖乙未榜有勞姓者。號原野。為屯田郎中。時都水郎顧一江同年也。戲勞曰。原野屯其田。空勞碌碌。勞應聲曰。一江都是水。四顧茫茫。聞者絕倒。

毛文貞

毛氏名鈺龍。侍御鳳韶之女。適劉守蒙。嫁十一年而守蒙死。忍死事姑。居一小樓。誓不踰閭。鄉人以文貞稱之。少讀書。老而詩益工。其春日詩云。桃花暮雨烟中閣。燕子春風月下樓。詩句怕題新節序。淚痕多染舊衣裳。幽閨永夜燈前淚。孤枕頻年夢裏心。秋月詩云。霜飛衾薄紅綿冷。雲斂天高綠樹寒。

合卷屬對

徐氏居莆陽北關。適澄渚俞氏。紉絝兒也。合卷之夕。傳姆恚之曰。郎君當作詩催。須屬對句而就寢。徐指二硯屬句曰。點點楊花入硯池。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俞瑟縮不能成句。徐笑曰。何不云雙雙燕子飛簾幙。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自後抱賈大夫之恨。時形筆墨。徐卒。俞氏子取其著作焚棄之。

竹嶼鄧女

萬曆中鄧氏女閬縣竹嶼人嫁瓊河鄒氏夫不類女鬱鬱以死其遺草人爭傳錄有
白云啼鳥落花春已暮孤燈殘漏夜偏長又垂簾阻歸燕開戶入飛花皆可咏也

南唐俳戲

南唐元宗李璟即位皇弟加爵而恩未及臣下因置酒殿中李家明俳戲為翁媼列
坐諸婦進飲食拜禮頗煩翁媼怒曰自家官自家家何用多拜江浙人謂舅為官謂姑為家元宗
笑曰吾為國主恩不外覃於是百官進秩有差

李家明談諧

南唐元宗嘗見牛晚卧美蔭曰牛且熟矣李家明乘談諧進曰曾遭宵戚鞭敲角又
被田單火燎身閒向斜陽嚼枯草近來問喘為何人相輔皆慚元宗遷南都時已失
江北十四郡舟楫多行南岸至趙屯北望皖公山謂家明曰好青峭數峰不知何名
也家明應聲對曰龍舟輕颺錦帆風正值宸遊望遠空迴首皖公山色翠影斜不到
壽杯中元宗慚之俯首而過

大寶珠

江南大將獲李後主煜寵姬見燈輒閉目云烟氣易以蠟燭亦閉目曰烟氣愈甚曰

然則宮中未嘗點燭耶。云宮中本閣至夜則懸大寶珠。光照一室如日中也。

流珠

流珠李後主嬪御也。性通慧。工琵琶。後主嘗製念家山破。昭惠后製邀醉舞恨來遲。二破流傳已久。樂籍多忘之。後主追念昭惠后。理其舊曲。顧左右無知者。流珠獨能追憶無失。

魚腹怨

順治十三年。張生太室渡河至荊隆口龍王廟下。見堤夫置得大鱸魚。長六尺許。剖其腹。得紅錦袋一枚。中藏珍珠一琲。金約指四。玉條脫一。牛黃丸子一。紅甲二片。香藥一裹。又私書一紙。半已汩爛。詞甚悽惋。似是婦人欲寄所私不遂。投河死而入魚腹也。張賦魚腹怨紀之。

茶龜

陸龜蒙江湖散人傳茶龜二字。坊本誤刻茶龜。集韻者不知其誤。竟收入四支。何太史義門見之。笑曰。此正好對尿鯢也。俗以溺器為尿鯢。太史蓋戲之爾。

琴堂一點紅

虞山向有官儒戶。田多詭寄。弊實百出。雍正二年查汰。而一二奸胥輩。私以汪宮贊應銓出名。投牒縣令。冀免革除。故事官批訟牒。必以硃筆點訟者姓名。縉紳則用圈焉。時縣令誤以筆點汪名。汪聞大怒。作詩一絕云。八尺桃笙卧暑風。喧傳名挂縣門東。自從玉座標題後。又得琴堂一點紅。

塾師命對

康熙間。虞山有塾師好出句命對。一徒於暮春來從。師即出句云。四野綠陰迎夏至。徒懵然。次早就塾對云。一庭紅雨送春歸。師知其倩筆。詰之云。吾姊也。師擊賞不置。翼日。鄰友招師看桃花。欲攜對句以往誇徒聰俊。晚又出句云。有約探桃塢。次早對云。無心坐杏壇。師欣然攜往。鄰客有黠者見之。匿笑。師察其姍已。大恚。誓不命對。女姓嚴。貌殊嫵麗。後以所字匪人。鬱鬱而卒。

紅裙無分

虞山魏叔子冲負才不羈。中年蹭蹬。寄興詩酒。嘗與馮嗣宗復京輩為里社。一日叔子社事畢。聚飲。坐有老妓。狎一少年。意不在魏。調之不對。魏向之大哭。因贈嗣宗詩曰。今昔人情太不同。朝來殘媼亦嗔儂。紅裙無分青衫老。慟哭窮途向嗣宗。